

41  
1  
30

話字板史記

列傳

百七  
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

人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

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

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名也掌

皇后太子家者也 綱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

愛之綱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

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

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  
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  
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日  
朝秋日請○正義曰  
才性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  
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  
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  
故內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  
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為宗室也 毋如  
竇嬰賢乃名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

師

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  
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  
竇嬰乃言表益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  
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為用也 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  
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移反吳王濞傳七  
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  
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

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

日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為太子傳孝景

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

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

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

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

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而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

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

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

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蟲惡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蝮與

即螫也○正義曰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謂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毋類矣見誅滅無

遺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虔曰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

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魏其者猶惜也

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燕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

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  
擔也。○索隱曰：小顏沾音他，燕反。擔音尺，沾  
反。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  
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

又如蚡音鼠，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

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

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

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謂晚年也。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

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昭曰：黃帝使孔

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之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

墨名。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

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

即是孝武初。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

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

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

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  
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  
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  
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  
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  
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  
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吊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  
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  
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  
推轂謂自卑下之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  
如為之推車轂也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  
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特禮度踰侈多不以  
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車反宗室毋節行者  
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

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  
術與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  
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車  
昭日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  
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  
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  
居武安侯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

私

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畱  
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  
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仕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  
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武安者貌侵也韋昭云侵音寢短小  
言仕郡國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  
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  
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

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

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索隱曰肺腑音附肺腑

如肝肺之相附又云肺木札附木皮也詩云如塗塗附以言如皮之附木○正義曰顏師

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

並是踈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肺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

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手太陰所以決吉凶

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

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非痛折節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以禮誑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

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故折節下士非當是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當是

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

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

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

山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

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

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

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

旃旃典借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者所以招士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

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

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

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穎陰

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

姓為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

曰索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大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

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灌孟年老穎

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

具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

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

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  
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  
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  
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  
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  
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大尉大尉

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  
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  
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  
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  
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  
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甫竇  
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

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綢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己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

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倚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

批根賓客也夫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其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類根音痕括音涓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枯之也持彈音普耕反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  
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  
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  
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  
帳具將軍且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  
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

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  
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  
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為解蚡不宜忘故  
駕自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持前戲許灌  
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  
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  
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案謝曰吾  
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

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

猶委也付也小顏云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若今人舞說相勸也

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率飲至

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

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

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

却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

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

怒曰魏其子嘗殺入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

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

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

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

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

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

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

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有太后詔名列侯宗

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  
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郗  
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  
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  
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  
以膝跪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  
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  
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索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

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按漢書云臨汝侯灌賢  
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  
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  
咕躡耳語韋昭曰咕躡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  
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躡武安謂灌夫曰  
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今  
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

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如自安處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胃。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宄。

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

去摩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

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

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

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

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

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

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

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

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

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

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

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復諫止也。竊出上書

立召八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  
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魏其之東  
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  
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  
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  
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  
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今如魏  
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

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

地知分野所在也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

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

也贊曰天下有變謂天子臣乃不知魏其等

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

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測之具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

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

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

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

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案

近彼反○正義曰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包愷被音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

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

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

著轅局趣織小之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

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

曰案晉灼云藉踏也○正義曰魏帝不如石人

且帝寧能為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此特帝

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

事

日案設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者脫也

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

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

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

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者

援也首鼠前一發也○索隱曰韓御史良

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

夫魏其毀君君當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

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

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

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

士白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

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

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

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

也謾者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

○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

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

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

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

也○正義曰天子崩日大行也按尚書之中

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詔書獨藏魏其

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

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寶嬰死

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悉論灌

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意病痲索隱

音肥又音扶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

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

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

非十二月也期按張晏日月晦者春垂至也

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

論乘市渭城正義曰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

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

未魏其棄市春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

同在一月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

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

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

月為二月正月為二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

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

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

夏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書蚡使巫視鬼

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

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

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

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索侯表蚡事武

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

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

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元朔三年武

正義曰

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

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

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在及聞淮

於武安侯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耳南王金喜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

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具趙武安之貴

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

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

權杯酒青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

命亦不延眾庶不戴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

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命亦不...']*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

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潁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

睢陽 正義曰今宋州宋城 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

既 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田生之所 事梁孝王為

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汗 張羽力戰安國

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具楚已破安國張羽  
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  
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  
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  
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而  
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  
后魯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夫前日吳楚齊

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

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

師在天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

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

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

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梁王父兄皆帝生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

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術也案

日漢書作嫪音火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今天  
亞反紆音寒孟反驅馳音火國中以夸諸侯今天  
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  
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  
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  
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  
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  
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  
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

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  
索隱曰抵

音丁禮反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

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

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

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

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卒善遇之梁內史之

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

還

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  
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  
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  
異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  
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  
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  
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大王無語見國語大王無  
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

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

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

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

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

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

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用宮垣事參

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

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又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

安國孝王卒其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

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疆自上古不屬為人案索隱曰云不內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疆圉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

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

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

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

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

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

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

還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

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塞

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今

平城直西百里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

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庸為驍騎將

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太

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

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財主諸屯太中大

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

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庸別從

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於是

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

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

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

漢所賣正義曰乃孔丘還出塞曰吾得尉史

城兵以下七字史無之  
同此

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  
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  
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  
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  
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  
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亦三萬  
人眾不敵提取辱耳徐廣曰提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

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

尉當恢還撓當斬漢書音義曰還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

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還留畏撓者要斬還自豆又音住還留也撓屈弱也恢私

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

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

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

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殺天下兵數十萬從

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

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夫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羽舉虛遂臧固邳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邳音質他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虛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

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孔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墮車

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

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

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

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

敖大亡率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

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

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

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

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

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

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

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

徙安國益東也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

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

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卒

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

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亡多甚自愧幸得

罷歸乃益東徙也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

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

壺遂之深中隱厚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

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

漢相曾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二初為梁將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平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

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

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也孝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

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用善騎射殺

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

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秩八百石嘗從

義曰受作受射食夜反

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

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具楚軍時廣小頓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都也

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具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曰

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

孫姓昆邪名服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

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

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

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輿服志云黃門丞主蜜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貴也勒習其擊匈奴

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故見匈奴三人

騎

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

日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

毛作矢羽車照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

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

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

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

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

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

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

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

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

白馬而將監護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

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  
 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  
 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  
 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  
 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末  
 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  
 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

今在兩庫中也

行無部伍行陳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曲部校尉一人部有曲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

自便索隱曰音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器

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自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

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鑊即鈴也埤蒼云鑊温器有柄

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大

謂之莫府者蓋其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斥侯視也望

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管陳擊刁斗士吏治  
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  
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  
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漠邊郡李廣程不識皆  
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  
李廣而苦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  
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

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  
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  
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  
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虜單于素  
間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虜廣  
時傷病置虜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  
廣佯死脫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  
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取其弓

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  
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  
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當廣  
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輒贖為庶人頃之  
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權嬰之屏  
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入  
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  
縣二人主盜賊凡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帳發則推索尋案之

死李光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  
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  
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  
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  
射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庶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  
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  
人長獲臂如淳曰臂如猿通有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  
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  
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  
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

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士卒不

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綬  
不哥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  
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  
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  
之石建卒於是上名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  
六年廣復為後將軍軍出定襄擊  
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也本義法得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  
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  
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六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  
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  
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  
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  
自念豈嘗有眚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名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便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黃財其裨將

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有弩淵

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

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

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

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

樂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

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

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

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牽封為樂安侯

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牽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牽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

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

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

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

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

大將軍乃從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

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

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句奴所

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數字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

反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

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

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

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

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

索趙將軍名也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

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

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遇前

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

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

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

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

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

裁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即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媽或音媽又音許乾反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索隱曰墻音人緇反又音

而宣反又音及煨反案墻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傷令其父恨其死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

日劉氏音尚大顯云雍地形高故云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

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

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

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

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

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

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

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

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視地形

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

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也衛胡數歲天漢二

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

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索晉灼云在西域

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

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

京西北四千四百里也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  
專走貳歸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  
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  
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孔且戰連鬪  
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  
食乏而救兵不到庸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  
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  
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

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  
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  
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慘

慘如鄙人索隱曰慘音七旬反口不能道辭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  
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  
徑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此言雖小可以  
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援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先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  
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  
○音五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日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曰淳維以  
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  
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  
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  
苗裔或當然也故應邵風俗通曰殷時曰獯  
粥改曰匈奴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  
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唐虞  
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

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獫狁湯縣本北戎無終子國葷粥晉灼曰夷

周曰獫狁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

豕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索駝索隱曰韋昭

故云駝包愷音託侔驢羸索隱曰案古今注

○正義曰畜詳又反驢羸云驢特馬北生羸

音力戈反駝駝是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

也廣志云决蹄也發蒙詔劉其母駒駝徐廣

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起其母駒駝日似

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駝馬青色音陶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

內有獸其狀如驪駝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

馬其名駒駝也○索隱曰說文云野馬

屬一云青驪驪驪又如驪魚鄒誕生李驪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

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

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

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

謂年士力能弯弓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刀鋌車照曰鋌形似矛鉄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坤蒼云鋌小矛鉄矜古今字

牙矜云矜矜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

在不知禮義自君主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

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

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

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孛鞮氏也

○索隱曰孛字音六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

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厥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

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

亶父徐廣曰公孫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

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車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

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

犬犬有二壯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貫

達曰犬夷戎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雅

邑復居于酆鄘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

狄李程

不劉者不屬也

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海云  
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

以時入真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

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而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

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

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

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申侯怒

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章昭曰戎

後本居此山遂取周之焦獲正義曰括地志

亦曰驪戎在雍州涇陽而居于涇渭之間

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鄩

而東徙之維之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止

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始列為諸侯

有功受周故地豐鎬列為諸侯

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

虞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

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

卑山因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其

聖旨即南書用冊  
在也碎法也音  
周本紀曰三年  
學受褒姒之子  
服也欲廢天子  
侯女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  
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  
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  
日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故伐鄭欲娶戎狄  
女為后與戎狄李先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  
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  
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  
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

雅六月之詩也

戎狄或居于陸渾

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

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毛詩傳曰

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兒朔方北方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

呂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

于河西圖洛之間徐廣曰圖在西河音張洛在上郡○索隱曰

三蒼圖作圖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南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為圖續郡國志及

太康地理志並作圖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

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涇沮也

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在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

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日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鄒欽獲白翟子杜氏

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獲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也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圖潞之間號赤狄未詳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

西右隰諸正義曰括地云縣諸城秦州秦嶺北五十六里漢縣諸道屬天水

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混云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

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丸○索隱曰地理志天水有緄諸道狄道應劭

以獯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獯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獯戎

邑漢獯道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屬天水郡括地志

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大荔徐廣曰後更名

史記傳三十

臨晉在焉。○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三城即大荔三城。荔力計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反。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胸衍之戎。徐廣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胸衍之戎，曰在北地，胸音項。○索隱曰：案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少居之，即胸衍也。而晉北有林胡。止義曰：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樓煩之戎。索隱曰：傳云：即儋林也。為李牧滅。樓煩之戎。索隱曰：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樓煩縣名，屬鴈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故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索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倍隨水草居，無常處，相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各分散居谿谷，自有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

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我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鉤，山名，在鴈

門○索隱曰服虔云勾音而破并代以臨胡

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

貉索隱曰索黎即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

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

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

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

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

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

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高陽

縣北宋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公奚且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

所築也自代並音傍白浪反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

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西

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

關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

山中斷兩峯俱峻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

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

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

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津地

名在上谷正義曰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

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

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塞本

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

林云去長安八千里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

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

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

雍縣秦之林光官即漢之甘泉宮地焉又云

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

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

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

日、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  
李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

東大遼水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

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

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

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

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

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州匈奴單于漢書音

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

案單于姓摩鞞氏其國稱之曰摩鞞孤塗單

于而匈奴謂天為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

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撐黎孤塗單于

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

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

符會曰頭曼韋昭曰音臚○索隱曰

也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

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

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

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

音哥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

山下有紅藍足下并知不北方人抹取其花  
染緋黃按取其上英鮮者作胭脂婦人抹將  
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親

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闕氏今生  
可音煙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

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

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鏑箭也習勒

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

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

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

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

其愛妻左右或頓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

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

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

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

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

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

立徐廣曰時係是朝二世之元年壬辰歲立也是時東胡彊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

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

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

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

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

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

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

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

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

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七守處○索隱曰服

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

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

上斤族之室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

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

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

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

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  
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  
不為備及冒頓以兵擊大破滅東胡王而  
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侵燕代悉復  
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秦州白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是遂侵燕代是時  
將秦因不改今迪州膚施是

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  
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  
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  
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  
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  
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左右大將左右大  
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

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術姓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者徐廣曰屠一作

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以

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

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

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蘭師古云呼衍即今鮮甲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

單于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索隱曰索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

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焉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

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

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氐羗索隱曰案

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秦文云氏亦羊稱說文

云羗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羗三苗姜姓之

別舜徒于三危今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

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

也在蔚州羗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

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  
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當直代雲中也  
各有

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

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索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里

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  
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悅起什百之

中是裨小主相封徐廣曰都尉當戶且渠之

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歲正月諸長

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亦龍字

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

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

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

云相競趨蹕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姓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褴此字

與韋昭音頗同然林檻聲相近或以林為檻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蹕者遶林木而祭也

鮮甲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技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

校人畜正義曰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

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

史記傳五十一

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博云擗杖也三蒼云

軋輶也說文云輶輶也正義曰顏師古云

軋者謂輶櫟其骨節若今之厭之厭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

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

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

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擲金銀衣

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遐落近幸臣妾從

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

或百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

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

因以予之得入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

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

鷓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度屈射丁靈索

日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

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

石南昆薪犂之國正義曰已上五於是匈奴

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

生身出

義曰趣也

與李注

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  
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  
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  
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  
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

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

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

方盡青驪馬索隱曰驪音戎江反索青驪青

純也說文云驪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

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赤黃曰騂高帝乃使

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令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

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

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  
 取關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  
 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  
 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  
 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  
 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  
 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  
 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  
 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  
 關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  
 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  
 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  
 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  
 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  
索隱曰案漢書云高

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憤之  
 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

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  
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  
擊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  
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與匈奴和親  
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  
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  
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  
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擊右賢  
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

沃

不請言不請  
後季作後  
我下儀

又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  
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  
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廣  
日音支○索隱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王之  
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  
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  
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

史記卷五十五

十九

上言長城北引  
之國受命于  
長城湯之  
至聖所引之

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

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

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柴○索隱曰

正義曰揭音黎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居瓜州及其旁二

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率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

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

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專淺奉書專音次胡反○索隱

日係音計專漢書作專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

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

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

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

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湖議擊與和親孰便

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

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

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  
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  
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  
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  
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  
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奉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  
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

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  
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  
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  
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  
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

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享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徐廣曰或  
○索隱曰案漢書作比踈一比音鼻小顏云  
辨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擲也蒼頡

篇云靡者為比，麤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

日要中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大帶。一字。○索隱曰：漢書見

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

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見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

師比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繡十匹，錦三寶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十匹赤紕。正義曰：綠繒各四十匹。索隱曰：案

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

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

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弟二單于，自後皆以弟

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傳公

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

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

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

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

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

動心歸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

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漣酪之便美也漣乳汁也音都秦反○索隱曰

字林云漣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漣臣蒐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

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

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

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

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

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

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

飲本五服

蓋本五

如李作以

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

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

日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

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

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

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

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

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

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

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

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

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

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勿反夫力耕桑以求衣

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

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

而佔佔喋音謀利口也佔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着冠固何

功本在

當所益○索隱曰節展曰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百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

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糗令其量中

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

已不備苦惡音若靡監之監則侯袂孰以騎

馳蹂而稼穡耳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侯利

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

餅侯白丁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

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

察彭城在魏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

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

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

侯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侯選騎○正義曰指地志云雲陽也秦之

林光官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

已本下以

秦始皇以來於是以文帝以中尉周舍即中令

祭天圓丘處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表盧作

旅古今字異耳字異耳竊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盧侯周竈

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敖為大將軍成侯

董赤正義曰音赫為前將軍天發車騎往擊胡徐廣

日內史樂布亦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

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

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

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

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

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

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唐云當戶且渠各自一

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音子余反即中韓遼

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

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

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  
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  
事已在目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寢  
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  
音掄安定  
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  
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  
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

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  
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更遺單于秫蘖  
金帛絲絮侘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  
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  
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  
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徃細故俱  
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  
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

喙息蠕動之類

索隱曰案跂音跂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

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

莫不就安

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

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

索隱曰案文帝云我

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此也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

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

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

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

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

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

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

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

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也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

公李在翁

同蘭 蘭即且及 漢書作

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也老故稱斡蘭斡音干干蘭犯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

史記卷五十一

二十一

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

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

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

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

史行微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是定

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

告單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

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

使著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

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

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

漢以恢本造其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

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

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

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正義曰如淳云得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

具以利中傷之

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  
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  
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  
後得亡歸漢囚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  
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  
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  
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  
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  
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  
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  
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  
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  
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

造陽地以子胡

漢書音義曰言系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

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將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也是歲漢之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

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稚

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攻破軍

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單音丹

於單亡降漢漢封

單于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

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

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

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

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

上郡各三萬騎殺

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

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

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

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

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

百里夜圍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  
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  
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  
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  
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  
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  
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  
有三千耳  
右將軍建正義曰蘇  
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

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

行正義曰與大  
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

得翕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  
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

婁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  
沙幕匈奴

之南界瓚曰沙土  
日幕直度日絕以誘罷漢兵徵極而取之

索隱曰罷音疲徵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  
○正義曰徵音古堯反徵要也要漢兵疲極

則取之無  
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

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

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煙

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祁連焉支

二山乃識日止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愍惜如此

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

秦奪其地發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家祭天人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

人以為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為主人浮圖金人是也孟詵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

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

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也

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

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攻

祁連山索隱曰兩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

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矣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得胡首虜三萬

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

得望侯者張塞

侯

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北右北平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名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漢使驃騎將軍往

謀誅

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

史記卷五十四

三十四

粟馬師告白以粟料馬

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  
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數十萬騎  
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馬凡十四萬  
匹糧食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  
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  
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遂其輜重以精  
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日暮大  
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

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  
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  
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  
匈奴匈奴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  
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  
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  
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  
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郡二千餘里與

軍

史記卷五十五

三十五

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

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

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

伏乳於此因名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

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

令居野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

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

遠徙幕北更蚕食之漢境初漢兩將軍大出

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

萬索隱曰安釋名云漢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

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

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

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

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

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

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敬臣西友

遣李圭歸

九具者武帝年表也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  
漢方復收子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  
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  
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  
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  
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  
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  
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苜苄

而還

索隱曰苜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

不見匈奴

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

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

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

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

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

韋昭曰主使來客官○正義曰

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

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

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率  
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  
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  
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  
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  
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

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

入漢為質正義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揚信於匈奴

是時漢東按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

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隔絕胡與羌通之

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去長安城

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

月氏乃遠去適大宛而擊大夏又以公主妻烏

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

肱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肱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

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

已弱可臣從也揚信為入剛直屈彊素非貴

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

坐穹廬外見揚信揚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

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

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太子為

質無樂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也匈奴俗見漢使

非中貴人其儒先以為欲說折其辯儒生也先

書作儒生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

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

必得相當乃肯止揚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

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

聖古曰調古語字

補

樂本在帝

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  
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子  
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  
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  
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  
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  
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  
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

浞野侯

屯朔方以東備胡徐廣曰浞野侯趙破奴路充國留匈

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

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蒼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

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

方其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

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

其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吊單于一吊右

賢王欲以乘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

史記卷五十一

數于力切  
于力切  
于力切  
于力切  
于力切

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  
後十餘輩而匈奴使者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  
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  
軍數蒸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  
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人多不安左大都  
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  
漢漢遠漢即兵來迎我我即殺初漢聞此言故  
蒸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

于義音

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

至浚稽山而還

素隱曰應劭云  
在武威縣北

浞野侯既至

期而還左大都尉欲殺而覺單于誅之殺左

方兵擊浞野侯行捕得首虜數千人還

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

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

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

正義曰  
為渠帥

也相與謀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

史記卷五十一  
四十一

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  
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  
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  
于弟右賢王响墾湖為單于又音鈎是歲太  
初三年也响墾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  
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  
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

候望所至廬响音欄匈奴地名又山名○正

居也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  
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  
得宥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虜胸也而使  
服虔云廬匈奴地名張晏云山名也

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也其旁使彊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

其州張掖縣東北十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  
鄣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  
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  
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

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

王入酒泉張掖殺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

日讀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

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

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

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

索隱曰且音子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

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

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

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

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

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

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

師將軍樂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

杆將軍敷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

日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

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

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

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

後李陵

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李陵以其女妻之後

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

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

游擊將軍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

軍敷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

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

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而單于以

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

第六稿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本五減字

千二十

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

平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

和二年平蠱始起三年廣利得來還千人一

與商立成出擊匈奴軍敗乃降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游

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游

擊說無所得因行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

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有詔捕

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

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

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

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

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

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世俗之

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

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而務調納其說

已猶此也

義曰席謂舒展  
廣闊

索隱曰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說音稅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說音稅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說音稅

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也

席中國廣大氣奮入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日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太史公引且欲興聖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也

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儉狃葷粥居于北邊既穰夏商

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

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史記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史記傳五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

人以縣吏給事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

家與侯家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

猶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

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

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

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

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

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

未明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

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

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

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

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故冒姓為衛氏

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

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

侯家指平陽侯家

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

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皆奴畜之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

史記百一十一

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按居室

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

保宮灌夫繫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

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

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

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

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無子妬大長公至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

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末知名索隱曰案

章上林六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

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

也奪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

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

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

夫元光五年拜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  
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  
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  
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  
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  
年春補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補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  
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

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

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

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

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日塞名在朔方之北遂略河南地至

于隴西捕首虜數千人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

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以三千里

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

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

日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貴故城青校

是按蘇建築什貴之號蓋出蕃語也

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

之亭名也○正義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

日服虔云鄉名也倫曩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

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

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

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

日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駝獲首虜二千三百

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

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

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

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

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

於隱處聽軍虛實

籍音精亦及

車音居

鹵音魯

獲得衆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

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

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

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

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

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

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

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

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酒醉漢兵夜至圍右賢

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

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裨王索隱曰貫達云

將然音頻移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

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

逐逐

逐逐

逐逐

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  
 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  
日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  
 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  
 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口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  
 為陰安侯青子登為葢千侯青固謝曰臣幸  
 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  
 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

繼保中

正義曰繼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襁小兒被也

未有動

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

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

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

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常護軍傳校獲王

索隱曰顧秘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

音附言敖物護諸軍每附以千五百戶封敖

為合騎侯

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

也然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度

○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

為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搏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

傳傳猶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頷侯騎將軍

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

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窳字林云大下

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

涉送書年涉

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

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

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

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

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

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

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

擊李正急

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擊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長史安正義曰律

當何師古曰謂是斷其罪法何至也

都軍官史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

一人也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

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

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

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

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

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

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

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

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見

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

囚建詣行在所蘇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

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

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

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

即小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

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

大將軍以下漢書  
別為霍去病傳

案荀悅漢紀作粟鷄粟鷄勁疾之與輕勇騎

貌也粟音頻妙反鷄音弋召反

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

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

殺獲匈奴數多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

故曰過當也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其相國當戶斬單于

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

是匈奴大父祖之行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

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再冠軍以

漢書注卷九十一第  
子未詳

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  
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  
戶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  
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  
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  
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  
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  
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

師首親也

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  
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  
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張騫  
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  
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  
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  
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一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  
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

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將萬騎出隴西

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喻烏盤漢書音義

日音侯討邀濮索隱曰邀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邀濮

王則是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入衆

懾懾者弗取文類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懾失氣也劉氏云懾武

涉反懾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

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

折蘭

姓也今鮮卑有其種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

具足不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

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

徒祠金人也屠音備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

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即

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即中

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李廣匈奴

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即中令即中令與戰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上

以美人

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餘眾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首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首音才，由反涂。

音徒。漢書云：揚武平，解得單于。單相，酋涂王。此文省也。以眾降者二千

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

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

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

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是也。○正義曰：率音

律。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

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

濮王，正義曰：速卜二音。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

史記卷五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得王王母各一人

索隱曰漢書作五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

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左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

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

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

日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

徐廣曰句音鈎匈奴以為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

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

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

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疑多是誤輝音暉也合騎侯

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

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

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

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運留零落不遇合也

由此驃騎日以觀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

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  
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  
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  
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  
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  
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

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  
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  
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  
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  
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  
在平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王名為下摩侯鷹  
庇為輝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管○索隱曰漢書鷹作离庇音必二反又音疋  
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輝渠封僕  
明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

以○正義曰煇

渠表作順梁 禽黎為河綦侯

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

日案表作鳥黎大當戶銅離

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

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

為常樂侯於是天子嘉

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

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

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獯騂

晉灼曰獯音欺譙反○索

隱曰說文獯作麤行疾貌悍音胡且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

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

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

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

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

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

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

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

者邊五郡故塞外

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

又在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

正義曰以

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其明年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

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

漢兵不能度幕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輕留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

以漢軍不能至故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

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

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

踵軍數十萬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而敢力

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

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

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

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

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

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

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軍北而適值大將

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

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孫吳兵法曰有中

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  
會日旦八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  
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  
尚疆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  
騎可數百直冒漠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  
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  
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  
漢軍因殺輕騎夜追之六將軍軍因隨其後

繞多

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行二百餘里

日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邵氏云黎建也然黎黑也侯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

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徐廣曰寘音田得匈奴

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

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

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

惑

欲使歸報命長史薄責前將軍廣廣自殺  
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  
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  
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綠蠡音  
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  
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  
無裨將悉以平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  
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

谷蠡

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

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羽案應約

輕齋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

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以誅比

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

車者晉灼曰土號也○轉擊左大將索隱曰

名斬首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

歷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獲也頭  
王漢書音義曰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為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除地曰禪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鳥

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

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季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

糧不絕索隱曰連與卓同卓速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

輿城正義曰不矢期從至擣余山索隱曰擣上音余

軒居言及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

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作衛山從驃騎

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

義侯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

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剗並音專小顏音之

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

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

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姑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

各三百戶校尉取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

為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

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

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

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

大司馬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

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

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

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

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

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有氣敢任索隱曰謂

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

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

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

索隱曰  
李廣子也  
案徐自  
為軍吏卒  
皆無封侯者  
兩軍之出塞  
塞閱官  
及私馬凡  
十四萬匹  
而後入塞者  
不滿三萬  
匹乃益置  
大司馬位  
大將軍驃騎  
將軍皆為  
大司馬  
如淳曰  
大將軍驃騎  
將軍皆有大  
司馬之號也  
○索隱曰  
案如淳云  
本無  
大司馬  
今新置耳  
案前謂太  
尉其官又  
省今  
武帝始置  
此位衛將  
軍霍驃騎  
皆加此官

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  
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  
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  
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  
躄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  
武事名有材也韋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  
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躄蹋書  
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  
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久仁善  
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

善善

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  
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  
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  
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謚之并武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  
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  
剛曰景關土服遠曰桓○索隱曰案景桓西證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關土服遠是廣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嬪

嬪音善

代侯音索隱曰嬪少嬪少字子侯上愛之音其壯

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

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仇坐法失侯後五歲仇弟二人陰安侯不

疑及數千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

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

年謚為烈侯子仇代為長平侯自大將軍圍

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

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

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

王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

主為平陽侯所尚故長平侯仇代侯六歲坐

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音索隱

也凡計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

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

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

史記卷五十二

二十二

主元

侯

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

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

者十四人索隱曰索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

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為

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軍軍

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

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廣

日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

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

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

大將軍有功封為南朔侯後一歲以左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

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

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

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

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于敬聲與陽

石公主姪徐廣曰賜石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

○正義曰之粟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

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

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

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

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

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

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

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

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

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

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

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

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

索隱曰音沮豆之姐

雲中人

正義曰今事景嵐勝州也

事景

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

正義曰蔡州縣也

事孝文帝景

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

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

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

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

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

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

封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

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

殺音脫

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  
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  
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  
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  
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栩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

外反栩音訓○正義曰上都誨武帝立二十

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  
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  
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  
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龍頌侯坐酎金  
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越  
有功封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也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  
太子殺之六年以討匈奴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

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也朔方還擊

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

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

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

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

軍徐廣曰再出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

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

日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

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

萬五千一百戶其校更有功為侯者凡六人

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  
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  
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疆弩都尉屯居延  
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

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  
封為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

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擊

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

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

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

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

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三年入匈奴後坐巫蠱

族漢書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

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

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

願將軍觀古名將之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

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

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

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

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索隱曰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索隱曰

青本奴虜

忽揔戎行

姊配皇極衛皇后字子夫

身尚平陽

寵榮斯僭

取亂彝章

驃姚繼踵素

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宋史文淵閣書目...

書目...

...

...

...

...

...

...

...

